



■ 谢良宏散文随笔集

幸福的原乡

Xing Fu De Yuan Xiang

谢良宏 著

昔日荒凉落后的边陲地，如今已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滨海经济开发区，映入眼帘我现在付付，也真是，到我这一辈退休说不定，家乡又变样了，变得不认得了。

气的变化。

团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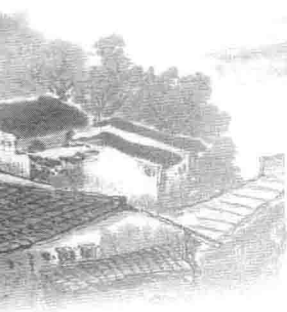
谢良宏散文随笔集

幸福的原乡

Xing Fu De Yuan Xiang

谢良宏 著

昔日荒凉落后的边缘地带，如今已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滨海经济开发带。我现在的付出，也真算，别人这说不定，家乡又变样了。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原乡 / 谢良宏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10
(月季花文丛)

ISBN 978-7-5126-2147-3

I. ①幸…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033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6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2147-3 / I·84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序

李建树

田文是个诗人，供职于报社，当属“无冕之王”。我们虽然相识相交多年，但由于平时大家都忙，相聚的机会并不太多。前些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要来看我。那天他真的来了，还向我引荐了他的一个老同学——谢良宏和他的一部书稿。

对于谢良宏，以前虽未谋过面，但藉由文字，可谓“神交久矣”。翻开书稿，开首头一篇便是《22年守闸情》。这篇散文在《文学港》发过，我特有印象。后来报纸副刊的征文评比，我是评委，还竭力推荐过。该文写了位默默无闻守闸二十二年的父亲，情真意切，因此得到大家一致好评。当时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是记住了，但作者的名字却因原先不熟悉而淡忘，这回相见，自然是分外亲切。看他戴副眼镜，胖乎乎、笑呵呵的模样，可想而知当是一位纯朴憨厚和勤奋踏实的文学朋友。

谢良宏，出生在鄞州瞻岐，事业发展却在宁波城里。他以前当过中、小学教师，现在在媒体打拼，工作需要再加上业余

爱好，平日里喜欢写写弄弄。一晃几十年过去，集腋成裘，将发表过的散文、游记、随笔等收集起来，竟也洋洋洒洒有上百万字。俗话说“敝帚自珍”，在谢良宏心中，这些长长短短的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自己的爱子，闲暇时经常把玩吟哦，于收收放放之中去粗取精，最后删定了近百篇，十余万字的样子，准备付梓出版。这就是呈献给大家的谢良宏散文随笔集《幸福的原乡》。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按内容组合，分为“海风乡情”、“边走边吟”、“涌上舌尖”、“闲庭杂谭”等四辑，所见独到，各有精彩。

谢良宏的散文，情真意切，不落俗套。这得益于他善当生活的有心人，勤于观察、记录和思考，因此信手写来，妙笔生花，言之有物。也许是他常年生活与工作在基层，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水乳交融，因此生发在文章中的清风丽影总是别样的鲜活灵动，观感和点评也十分贴切、到位。收录在第一辑的“海风乡情”中的好些篇章，让人感觉耳目清新。这些文字撰写了作者对故乡、亲友、旧事、札记等刻骨铭心的记忆，思绪飘逸，直抒胸臆。《22年守闸情》描述了父亲与硃闸朝夕相伴，危难与共二十二年的经历，虽着墨不多，却真切地表现了作为儿子的那一种崇敬与悯惜之情。写到《杨梅又红了》、《难忘露天电影》……看着三三两两担着“一肩红紫”的纯朴村民，下山个个都汗流浹背，十指指指尽染红。联想到劳动的艰辛，丰硕的果实，来之不易。当一家老少加远方朋友拿着这些“战利品”踏上归途时，女儿不经意间咏出了“众口但称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的诗句，这就是家乡杨梅的真实写照。以及小辰光看露天电影所带来的乐趣，看过再看，百看不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与决

心，时常跟着电影放映队来到崇山峻岭的东坑、周家岚、张家山，或是跟到半山岙的西岙、合岙、大嵩岙，甚至是平原地区的张家面、唐姚家、虾爬袋……以至对有些电影的情节、台词对白都烂熟得都会背了。所不同的是银幕前面看累了，又去看银幕背面的，找寻另一种感觉。那些“面包总是会有……”动听的经典老话也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不知听了多少遍，真正成了一道永不消逝的“脑电波”。如此亲切、深刻熟稔与萦绕，犹如回到了童年的外婆桥，唤起人们对孩提时代、旧事场景的历历回忆。

谢良宏的随笔类杂感，篇幅虽小，但寓意不俗。有的是一看篇名便知其要说些什么，如《扶贫更需扶志》、《呼唤商家文明促销》、《“验收”莫变“宴收”》、《裁一裁责任状》、《拒绝出售品牌 但不拒绝世界》诸篇，反映的都是司空见惯的世象，在常人眼里不当回事，最多也就摇一下脑袋叹一口气。他却不然，定当挑灯熬油，以公民的责任感和媒体工作者的使命感，由事而发，小中见大，针砭时弊，不留情面。这种久违少见的中国社会良知和道德勇气，令人钦佩。

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的题材，书中收录的还是不少，《百年醇香的郭滋生酒》、《横街凤岙“王升大”》、《古老神秘的福建厂村》、《甬上糕点的百年传奇》、《拜谒屈子祠》、《重游白帝城》等几篇，都言之凿凿，很有笔力，可见作者颇费了一番功夫，是认真用心之作，而非附庸风雅。

谢良宏的这部散文随笔集，题材多样，篇幅参差。长的有几千字，短的则寥寥数百字，随题行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无刻意巧饰，也没无病呻吟，实在得很。这正是当前散文写作所追求的。尽管散文文体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严格的写作规范，更没有要求作者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不该写什

么；该写多长，不应该写多短。但散文必须是“文”，文体的文，文章的文，文采的文，文心的文。形可散而神不可散。而这既取决于作者的生活累积，又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态度。谢良宏的写作态度无疑是认真的，自然的，平和的。因此，我很高兴为他的文集作序，并将他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目 录

MULU

序 李建树 / 1

第一辑 海风乡情

22 年守闸情 / 2

难忘露天电影 / 6

杨梅又红了 / 9

袜子的变化 / 12

心有情结 / 15

垂钓的乐趣 / 18

有车的日子 / 21

车厢就像一本书 / 24

老街老井老作坊 / 28

曾经的乡村车站 / 30

横街凤岙“王升大” / 33

目

录

1

百年醇香郭滋生酒 / 37
 闲扯春联话祝福 / 40
 证书记录成长路 / 42
 看圣贤书 做有德人 / 45
 又逢九九“重阳” / 48
 心灵的静修所 / 51
 人生在陪审中升华 / 53
 一路走来 精彩纷呈 / 55
 做人像水 做事像山 / 58

第二辑 边走边吟

“老宁波”喜看新鄞州 / 62
 登山赏桂探幽访禅 / 66
 神秘古老的福建厂村 / 70
 伏龙山下访虞宅 / 74
 只缘身在野鹤湫 / 81
 四明山心大俞溪 / 83
 举世无双海天一洲 / 87
 人文塘溪钟灵毓秀 / 90
 梦萦丽江 / 94
 神奇的大青山 / 97

拜谒屈子祠 / 101	
重游白帝城 / 104	
鸡鸣三省的红色记忆 / 106	
净土新西兰 / 109	
越南印象 / 112	
幸福的芬兰人 / 115	
天堂的原乡 / 118	
风情塞班岛 / 122	
阿根廷掠影 / 125	
在美国探访自然保护区 / 130	

第三辑 涌上舌尖

“三月三，荠菜胜灵丹” / 134	
活色爽口的“黄泥拱” / 136	
桃花季节鲥鱼鲜 / 138	
六月毛豆尖 / 140	
小暑黄鳝赛人参 / 142	
野生山莓 童年滋味 / 145	
秋菊香浓闸蟹肥 / 147	
如意之菜话豆芽 / 149	
喜食胖头鱼 / 152	

鲎 / 154

在新疆喝奶茶 / 157

甬上糕点的百年传奇 / 159

第四辑 闲庭杂谭

呼唤商家文明促销 / 168

“验收”莫变“宴收” / 169

扶贫更需扶志 / 170

裁一裁责任状 / 172

莫让“公开栏”变成“空开栏” / 173

“红色旅游”不能变味 / 175

“走出去”有片天 / 177

爱国主义不是说教 / 179

展会莫变“大杂烩” / 180

“订报”也是招商环境 / 182

经营贵在“精营” / 184

不养懒汉是一种进步 / 185

警车开道也需体现文明 / 186

拒绝出售品牌 但不拒绝世界 / 187

让民工变为“名工” /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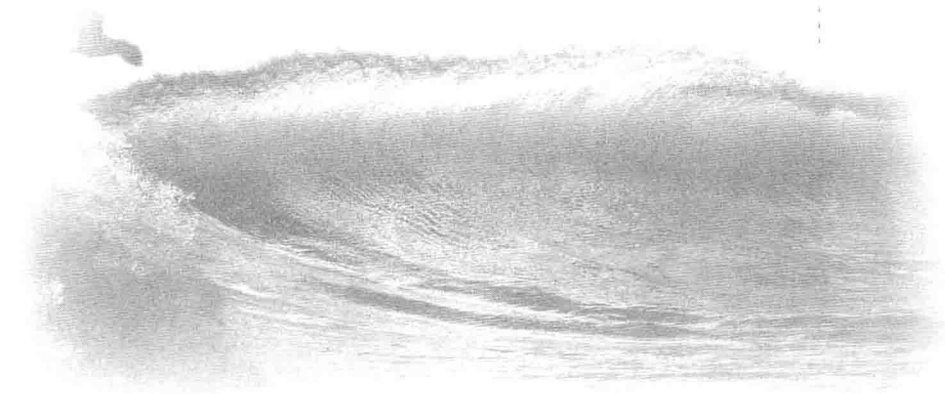
“厚养薄葬”应大力提倡 / 190

为“取消企业评奖”叫好 / 192
欲留民工先留人心 / 193
用好农村广播喇叭 / 194
设“首席农民”好 / 195
为“决不欠薪”叫好 / 196
年终慰问不应流于形式 / 197
有害健康之说 / 198
“缸鸭狗”给人的启示 / 199
整治网吧多用经济手段 / 200
涉农信息也应保密 / 201
大力倡导“低碳婚礼” / 203
《三字经》给我们的启迪 / 204
我看“松糕鞋” / 206

后记 / 208

第一辑

海
风
乡
情



22 年守闸情

老家浙东有一个名闻全省的盐场，也是全区最大的晒盐场，盐场建成那年又恰逢联合国恢复我国成员国的席位，故取名为联胜盐场。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父亲就在盐场上的三门碶闸里整整守候了 22 年，直至他退休回家。

盐场位于合岙村的东南面，一眼望去，星罗棋布的盐田鳞次栉比，滩田间夹着多条纵横交叉的银白色水带，其中有两是用来纳潮和排淡的。十多华里长的高标准海塘把汹涌的潮水挡在了堤外。近两千五百多亩盐田每年产出的优质原盐就源源不断运往市区供应市民，还调拨到全省乃至全国各地。

联胜碶位于两条高标准海塘的中间，介于大礁山与包袱山之间。那天当我相隔 10 多年再次来到父亲曾工作过的碶闸房时，境况就大不一样了：几根粗大的螺杆一字排开，碶座下各有一台电动启闭机，旁边还摆着一台柴油发电机，这是台汛时停电备用的。那天去时正下着雨，排淡河上的水正在上涨，闸内的操作人员往墙上轻轻一摁按钮，霎时间电动机隆隆飞转，闸门的螺杆徐徐上升，碶下的河水穿闸而出，直奔大海，一泻千里。见此情景，站在一旁观看的我真是感慨万千：“如今的管碶闸条件，今非昔比，连做梦也想不到！”

1971年，联胜塘由当时的鄞镇两县三公社13个大队的数万民工开发围垦，夯实滩田，平整建设正干得热火朝天。父亲作为一个大队的代表，被抽派到盐场临时组建的指挥部工作，并又下派到盐场最前沿，具体做起了条件最艰苦气候最恶劣的砌塘造碶闸的丈量工作。白天工作与弹涂鱼、红钳蟹出没的泥涂为伍，晚上则枕在用油毛毡临时搭起、树桩支撑、木板铺就的床上睡觉。夏天常热得难以入睡坐起来数星星，冬天刺骨的寒风直鼓被窝，冷得人瑟瑟发抖。印象中曾记得有一支砌塘造碶闸的建设队伍，为首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男人，长得一脸络腮胡须，待人和蔼可亲，工作又卖力的宁海桑洲人。父亲叫我喊他为葛伯伯。宁海桑洲人向来能砌塘造碶闸的手艺出名，并四海为家。

造碶闸时我正在小学读三年级，放暑假来到父亲的身边，白天捉鱼摸蟹，晚上就睡在油毛毡搭起的简陋房里，听潮涨潮落的声音。有一天深夜我正做着梦，突然间觉得有人背起我就走，我吓得哭起来，后来父亲就大声对我说：“阿良，这里大潮水涨进来了，快走！到对面的大礁山上去避一避！”我立刻睁开眼睛一看，潮水已涨到床铺底下了。那一夜我躺在父亲的兜里迷迷糊糊睡着。直到一觉醒来，东方已发白，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这一次次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如今已时过30多年，想想那时候父亲的工作是多么的辛劳与艰苦。

前年春节，我带着一家老小，再次站在这十多华里长的标准海塘上，看一望无垠笔直平坦的标准塘堤，塘堤上游客芸芸。海风一吹，真是思绪万千。禁不住又回想起联胜塘过去周围一带荒无人烟的情景，白天尚有人上泥下涂，捉鱼摸蛸，捕捞涨网；而一到晚上，潮水阵阵，海风呼啸。据父亲回忆，有些年碰到的大潮汛，潮声惊天动地，海上涌来的浪头就盖过了碶闸房，要不是碶闸房用水泥现浇成，早就被汹涌潮水吞没

了。每年两季寒暑假我都不无例外会去父亲的碇闸房小住，那时碇闸用的闸门是钢筋水泥做成的，原始装置，没有电动；连与外接联系的电话也是用手把摇，靠人工转接。而开闸、关闸全凭肩挨手推。由于碇闸地处村庄的最下游，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上面又多山，经常遭遇洪涝灾害。尤其是每逢雷雨、暴雨、台风天气，父亲就彻夜难眠，寸步不离，值班守候，眼盯着闸外的潮水，一旦稍退，就立马开闸排水。闸门一般高达六七米多，父亲像赶牛车似的开始一圈圈旋转，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全身大汗淋漓，整个起落过程约需要一二个小时。第一、二孔，内外水位持平，水压尚不高，用双手推杆还能勉强过去，但到海潮大落时，水位内高外低，此时的水泥闸门仿佛有千万斤重量，这时光用手推就不行了，只能用肩膀一点一点地挨过去。我在这小住的日子里，时常与父亲一道咬紧牙关，齐喊一二三……一起用劲相互鼓励。

每当开完闸，我觉得天地在旋转，分不清左右上下，头晕眼花不说，气吁大喘很长时间也缓不过来神来；而习惯了的父亲早已汗水湿透全身。有时一天四潮汐，昼夜四次启闭，每次启闭，分秒必争，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听父亲说：“开闸排水很有科学讲究，早开不行，迟开又不行；少放不行，多放也不行，要随时随地察看情形；有时还要掌握潮时上下间隔时间及大小潮情况等。”

长住海塘，条件艰苦，那时候自行车还很少见，家与碇闸间的来来回回就有七八公里的路途，父亲全靠两脚疾步穿行，天天、月月、年年如此。当时我们有兄妹四人共一家六口，全凭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收入，于是父亲就利用荒塘、野坡的开垦种菜、植棉来补贴家用，直至我们兄妹四人成家、娶妻、出嫁用的棉被还是父亲一年年积聚下来的。有一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父亲头天晚上回家准备翌日收割，谁知半夜里雷声大

作、暴雨如注，父亲一骨碌从床上起来直奔碶闸，但奔到碶闸时已是水漫“金山”，滩田受淹，原盐一些损失，后来受到场部通报批评。但好在父亲平时对工作极端负责，责任心很强，只是象征性地扣了些工资。自此之后，父亲对碶闸的管理更加认真，一丝不苟，十多年下来，在碶闸管理的岗位上再未出现过小纰漏，更视碶闸如家，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受到嘉奖。

一晃22年过去了，父亲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与碶闸相伴相守，危难与共。60周岁时他要退休回家了，当时看他还真有点依恋不舍。退休回家后他还时刻惦记着碶闸，偶尔抽空还跑去看看，并与后任管碶闸的人聊聊说说，真是难为了他对碶闸的一片痴情。

时间过得很快，退休10多年了的父亲，虽然动了二次大手术，已八十多岁的人了看上去腰板依然硬朗，走路、说话、做事还是一副急吼吼，噎噎响的样子，真是岁月不减当年。他时常跟我们开玩笑：“我有如此这般的身体，得全靠这20多年来的长途跋涉，算算路程已经可以绕地球一圈多了，再加上每天顶着晨曦、守着碶闸，如此吮吸着这般天然氧吧，也是延年益寿的原因吧。”

去年春节我又去老家，听当地镇上的一位干部讲，我父亲原工作过的那一带地方，通过盐田进一步的开发论证，盐场已全面开发了……昔日荒凉落后的边陲地，如今已变成了一个充满朝气，欣欣向荣的滨海经济开发区，映入眼帘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忖忖，也真是，到我这一辈退休回家时，说不定，家乡又变样了，变得不认得了……

原载《中国散文家》2013年第1期 《浙江日报》2006年9月8日